

书画艺术

岁在乙巳冬月
王立成书

骏业腾飞

骏业腾飞 王立成书



花开盛世春满堂 李榕贞画

迎新

曹倩敏

乾坤流转岁华新，爆竹声中腊雪匀。
门换桃符凝瑞色，巷喧童稚戏霓旌。
椿萱并暖堂前语，椒酒同斟醉里情。
最是东风知节物，已催琼蕊破寒茎。

春

黄德源

又见朝霞迎春归，
紫气东来一岁新。
芦水晨曦盈瑞色，
仙山夕照焕祥光。

元夕马岁

赵子阳

青帝驾龙辞旧岁，骅骝踏月送春祺。
巷陌织春帘幕卷，星河垂夜玉衡明。
椒盘荐酒千门醉，梅萼簪钗万户馨。
欲解椒花新岁颂，爆竹惊破九霄溟。

丙午年春联

俞益民

银蛇曼舞神州艳；
骏马驰原禹甸新。
灵蛇献瑞家家幸；
骏马迎春寨寨欢。

小年即景

乐迪

岁暮催年近，扫庭迎吉昌。
糖瓜甜灶火，梅萼映晴窗。
身健无烦扰，心清有妙香。
春祺皆可待，日日是清阳。

新春联

李玉焕

能源济世千家暖；
石化利民百业兴。
跃马扬鞭抒壮志；
挥毫泼墨展宏图。

年味渐浓

刚进腊月二十的门槛，年味便像从虚掩的门缝隙里悄悄渗出来了。电话那头，弟弟妹妹报来了回家的归期。推开窗，一股清冽的寒气涌进来，里头夹着一丝暖融融的甜香，那香气被风一缕缕织过来，成了寒气里最温存的脉络，一丝一丝，勾着人的衣角，要把你引向一片温存的光景里去。

真正的年味，是在家里酿成的。也不知从哪一日起，母亲便开始下了“总动员令”。一年一度最彻底的大扫除开始了：桌椅挪开，床铺掀起，那些日光与抹布平日照拂不到的角落，此刻都暴露在眼前。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惊慌飞舞。母亲举着绑了长竹竿的鸡毛掸子，像一位将军扫荡屋梁上积尘。我负责擦洗一切的瓶瓶罐罐，自来水冰得手指通红，心里却泛起一种明亮、洁净的快意。窗明几净之后，连透进来的冬阳，也显得格外崭新起来。

傍晚时分，厨房成了温暖的驿站。油锅“滋滋”欢唱，年的气味在此时达到顶点——那是炸丸子的香。肉馅团成圆润的小球，顺着锅边滑进滚油里，不一会儿便被披上金灿灿的铠甲。香气热烘烘、油润润的，带着丰腴与诱惑，弥漫到每个角落。我守在灶边，母亲总让我先尝。刚出锅的丸子烫得在两手间倒腾，吹两口气，急急咬下去——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滚热的汤汁混着肉香，一路暖到心底。母亲在油烟里回过头，脸上蒸出淡淡的红晕，笑问：“咸淡如何？”那富足而安稳的幸福，便随着香气在胸口轻轻胀满。

夜色落下时，我走到阳台。小区里灯火通明，家家窗户亮堂堂地开着，里头人影晃动，砧板声“笃笃”，电视里飘来喜庆的乐声。对面人家新挂的旋转灯笼一闪一闪，像落了一阳台星星。远处有孩子迫不及待地地点起零星的鞭炮，“啪”一声脆响划破夜空，仿佛是盛大狂欢的温柔预告。

马路对面，卖春联的老先生又摆开了摊子。旧木桌上红纸洒金，他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墨迹未干的字映着淡薄日光，精神饱满地挺立着，将一股子蓬蓬勃勃的生气送到人心里。那大红的纸，金灿灿的字，一卷卷被人郑重捧回去，像捧回了一整个春天。

菜市场里更是喧腾。空气温热浑浊，混杂着泥土气、生肉气、鲜鱼腥气和炸货铺子的油香。人声、讨价还价声、鸡鸭扑翅声沸沸扬扬煮成一锅。人们的菜篮子里塞满肥白猪蹄、丰腴鸡鸭、沾泥冬笋、捆成小把的香葱茼蒿。水产摊前水花四溅，草鱼在塑料盆里不耐烦地甩尾，客户们神情庄严，指着蹦得最欢的那条——仿佛在遴选未来一年的丰盈。

寒风依旧吹拂着，却不再带来空旷凛冽，而是万家灯火下无数温暖细碎的交响。年味，原来不止是一种气味，它是扫除一新的洁净，是油锅里的欢腾，是红纸上墨香流淌的期盼，是亲人团聚时空气里弥漫的安详。它一年浓似一年，酿在日子里，也酿在人们心上。

(陈先英)